

# 中古佛典“预言”义动词的替换与扩散\*

余娟娟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文章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了中古译经中表“预言”义的“决”“别”“记”以及相关复音词的源流,并调查了它们在汉语史上的替换与扩散过程。经查考,文章认为:译经中“记”的“预言”义源自原典语,它在东晋佛典中替换“决”成为表达“预言”义的主导词,这一替换主要由译者用语不同引起;中古佛典中“记”含有明显的佛教内涵,因而扩散至本土汉语中的“受记”“悬记”都经历了“汉译佛经—本土宗教类文献—本土汉语”的过程,这一路径是佛经外来词融入本土汉语的典型路径。研究这类词不仅有助于了解佛典语言词汇中国化的特征,还能深入了解译经词汇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 中古译经 预言 移植 替换 中国化

“预言”指在事件发生前说出或判断未来将发生的情况。中古时期,本土汉语和汉文佛典中都有这一概念,但两种文献有不同的词汇形式,因而呈现出不同的词汇面貌。目前关于译经“预言”义词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源这一方面,如陈义孝(2012:231、238)指出“受决”与“受记”同义,并认为“受记”为“从佛处接受将来必当作佛的预言”,李维琦(1995)释“决”为“佛的许诺”,颜洽茂(1997:77)指出“受蒞、受别、授记、受决、授决”等词都表示“授受将来的因果(成佛之事、佛名、寿命等)”,辛岛静志(2010:285)指出“决”有“预言”义,朱冠明(2015b)从对勘的角度指出“授决”语义移植后有“预言”义,等等。以上研究主要考察了“决”“别”“记”的来源及同义关系,而对于“记”的词义来源、“决”“别”“记”及其复音词在汉语史上的发展演变则关注得不多。完整的汉语词汇史不仅需要探源,更需要梳理历史流变过程。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专类文献词汇研究——以道经、佛典、史书为中心”(20JJD740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词汇通史”(14ZDB09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虚词的可疑安世高译经考辨研究”(18BYY150)的阶段性成果。

基于此,文章尝试对两个问题进行探索:一、译经中“记”表“预言”的理据以及“决”“别”“记”在中古译经中的时空分布关系;二、由“记”组成的双音词“受记”“悬记”在本土汉语中的扩散情况,考察“预言”义佛源词的历史演变轨迹,类比分析具有相同途径佛源词的共性,由此深入了解与探索“佛典语言中国化”这一现象。

## 1. 中古本土汉语“预言”义词语

秦汉以前,人们为了应对自然界的变化,在实践中发展出占卜和占候技术,由此建立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前兆。这一现象或行为转码为语言文字则主要以指称现象的名词或陈述行为的动词反映在古人的思维中,名词如瑞、符、讖、筮、兆、征、朕、征、祥等,动词如占、卜、筮、候、告凶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从前兆现象中提取出{事先、预先}<sup>①</sup>这一概念,并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如:

(1)不逆诈,不亿不信。(《论语·宪问》)

(2)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3)臣永所以破胆寒心,豫言之累年。(《汉书·谷永传》)

(4)君悬禄<sup>②</sup>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汉·刘向《说苑·复恩》)

从现有检索文献来看,中古本土汉语表达“事先/预先做某事”义主要用“预/豫+V.”“悬/玄+V.”“逆+V.”等结构,其中“预/豫”“逆”有“预先”义,“悬/玄”有“揣测、预估”义。这些形式中,除了“豫言”“逆论”可以表达“预言”义外,其他形式很少直接表达“预言”义,古汉语也没有为这一概念编码专门的词,直至唐代“预言”一词出现后,汉语才有专门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可见,唐代以前,本土汉语用前兆词或短语表达“预言”义,没有为之编码特定词语,因而汉语出现了词位空缺;唐代“预言”一词出现后,汉语才有从自身发展而来且能稳定表达“预言”义的词。

## 2. 中古汉文佛典“预言”义词语

不同于中古本土汉语,中古译经有较为丰富表达{预言}的词语,译经不仅吸收了本土汉语包含“预言”义的先兆类词,还专门新造了一批表达“预言”义的词,后一类词语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类是移植原典语,另一类是新旧词语合璧。具体情况如下:

### 2.1 源自原典语的词

① {X}表示概念(参看蒋绍愚,2015:173)。

② “悬”又可作“玄”。

译经从原典语中吸收了一批表达{预言}的词语,其中单音词有决、记、别等,复音词有受决、受别、受记、受记别、记别(蒯)等,其中“受”又可以作“授”。“决”“别”“记”有“预言”义,前人已有研究,如李维琦(1995:42)、颜洽茂(1997:77)、陈义孝(2012:231、238)等对之进行了确诂,朱冠明(2015b)从语义移植角度指出佛典“决”的“预言”义是从梵文词 *vyākṛ / vyākaraṇa* 移植而来。学者们已梳理出“决”“别”的词义及其来源,而对“记”的词义来源以及“决”“别”“记”的关系则没有过多涉及,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

“决”“别”“记”是译经中表达{预言}的同义词,它们是不同的时期不同译者对同一个梵文词的不同翻译。除了时空分布差异外,它们的句法功能也不尽相同,这对它们在汉语史上的流变有重要影响。

### 2.1.1 决

“决”是“预言”概念场最早出现的成员,在东汉支娄迦讖译经中已见,其后在安玄、支谦、康僧会、竺法护、无罗叉等译经中多见。如:

(5) 悉菩萨摩訶萨受决<sup>①</sup>者会当为人中之将,自致成作佛。(东汉·支娄迦讖译《道行般若经》卷二,8/434a<sup>②</sup>)

(6) 今受决<sup>③</sup>不复久,亦不畏当堕阿罗汉、辟支佛地道。(又卷四,8/445b)

(7) 我便为提和竭罗佛所受决<sup>④</sup>言:“却后若当为人中之导,悉当逮佛智慧。”(又卷二,8/431a)

(8) 授我决言:“却后无数劫,若当为释迦文佛。”(又卷六,8/458b)

(9) 是菩萨不得决<sup>⑤</sup>故。(又卷七,8/459a)

东汉时期,表示“预言”的“决”多出现在被动句式中,主要用于“受/授决”或扩展形式“受/授+N.+决”的结构中,“决”为直接宾语,N.为间接宾语,主要由人称代词承担,如“吾、其、我”等,如例(8);“决”还可以作“得”的宾语,如例(9)。

魏晋译经中“决”出现了作动词的用法,如:

(10) 昭然分明开示五道,决正生死泥洹之道。[(旧题)东汉·支娄迦讖译《无

① 此例中“受决”对译 *vyākriṣyante* (will be predicted [to attain full enlightenment]) (参看 Karashima, 2010:285)。

② 本文佛典语料如无特殊标注,均出自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出处前一数字表册数,后为页码,a、b、c表上、中、下栏,如“东汉支娄迦讖译《道行般若经》卷二,8/434a”表示该例出自《大正藏》第8册434页上栏。

③ 此例中“受决”对译 *vyākaraṇa* (prediction) (参看 Karashima, 2010:285)。

④ 此例中“受决”对译 *vyākṛtaḥ*, 参看 Karashima, 2010:285)。

⑤ 此例中“决”对译 *vyākṛta-* (predicted [to attain full enlightenment]) (参看 Karashima, 2010:285)。

量清净平等觉经》<sup>①</sup> 卷三, 12/295a]

魏晋时期,“受/授+N.+决”中N.从人称代词扩充到普通名词,普通名词类别不同,“受/授+N.+决”含义也有所变化:当N.为表示属性的名词,如“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正道”“报应”“吉祥”等时,“受/授+N.+决”表示“预言/被预言……将……”,这类名词修饰“决”,表明“决”的内容或性质,如例(11);当N.为指称人的名词,如“彼女”“族姓子”“五百人”“一切人”等时,“受/授+N.+决”表示“(佛)预言某(类)人未来将开悟成佛”或“某(类)人被预言未来将开悟成佛”,这类名词作“受/授”的宾语,如例(12)。

(11) 若于是可取应仪证,若未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决。(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四, 8/495c)

(12) 尔时,持心梵天谓明网菩萨:“今者如来,受族姓子决乎?”答曰:“梵天!如来皆受一切人决。”(西晋·竺法护译《持心梵天所问经》卷二, 15/14a)

“受决”还可以预言(菩萨)未来出生之地。如:

(13) 复有十事:学法王正行,……,是为受决了生之地。(吴·支谦译《菩萨本业经》, 10/450c)

可见,“决”是一个典型的佛教特色词,它只用于成佛或证果等相关的语境,前后有明显关涉佛教的词。

东晋十六国时期,除了竺佛念译经中“决”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外,其他译者译经中,“决”主要以“受(+……)决”形式较为固定地出现,使用频率不高,“决”在这一时期发展出其他含义,其“预言”义由“记”来承担。

### 2.1.2 别/蒯

表“预言”义的“别/蒯”<sup>②</sup>在三国吴支谦译《月明菩萨经》《太子瑞应本起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维摩诘经》《七女经》等经中已出现,其后在西晋竺法护与无罗叉译经中较为频繁出现,而在东晋十六国时期,除了竺佛念译经中有“受(……)别(蒯)”外,其他译经中“别”主要保留在“记别(蒯)”中。如:

<sup>①</sup> Nattier (2008:122) 将本经归为支谦所译。

<sup>②</sup> “别”“蒯”是一组同源词,“蒯”是“别”的增旁分化字,最晚于东汉已见,如《释名·释书契》:“蒯,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指也。”“蒯”在汉魏六朝碑刻中也有用例,主要用于买地券相关的文献中,如《建衡元年买地券》(269年):“乡吏朱恂证知系卖承买,对共破蒯,先生可信,乃为手书。”(参看廖晋雄, 1989:566-567)毛远明(2009:276-279)释“蒯”为“契约、合同”,分开的契券谓之“蒯”,“别”“蒯”同源。西晋《杨绍买地蒯》(1例)、南朝宋《广东始兴南朝宋买地券》(1例)也都有“蒯”字。这表明“蒯”在汉魏时期流行于当时的通语,译经借“蒯”字表“预言”义可能取“蒯”的“分开”义,与“蒯”在本土汉语中的词义和使用对象关系不大。

(14) 无数人受**别**发无上正真道意,人人皆当过泥洹大道去。(吴·支谦译《月明菩萨经》,3/411b)

(15) 昔定光佛时,**别**<sup>①</sup>我为佛,名释迦文。(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二,3/478c)

(16) 如来菩萨所言至诚,无分别决乃授道**别**,从是以往顺从菩萨。(《大宝积经》卷八,西晋·竺法护译《密迹金刚力士会》,11/43c)

(17) 佛言:“未得菩萨道者,终不记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薊**。是故言:‘我无有薊于六波罗蜜。’”(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十,8/73a)

(18) 我今所以成无上道受菩萨**薊**,皆由痴愚十恶所造。(姚秦·竺佛念译《最胜问菩萨十住除垢断结经》卷三,10/988a)

“别”是魏晋译经表达“预言”义的特色词,它与汉魏译经中“决”的用法相同,用于“受(……)别”的组合。从三国吴支谦译经开始,译经中出现了同义连言的“记别”;东晋十六国时期,除了竺佛念译经中“别”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外,其他译者译经中,“别”则只出现在“记别”“受记别”组合中。如:

(19) 所**记薊**无上正真道者,则一切人为得决矣。(吴·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一,14/523c)

(20) 诸佛之所授其号**薊**,悉无众生应可度者。(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最胜问菩萨十住除垢断结经》卷七,10/1019a)

(21) 此中著是**受薊**名字,自言:“我当作佛,是故重于四禁。”(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七六,25/598a)

### 2.1.3 记

表“预言”义的“记”在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与《维摩诘经》中已见,其后在西晋竺法护译经、无罗叉译经中也有用例,与“决”“别”并行不悖。东晋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主要用“记”来表示“预言”义,并带动了南北方其他主要译者,“记”成为东晋十六国表达{预言}的主要用词。如:

(22) 仁活天下,悲穷伤厄,慰沃忧戚,育养众生,救济苦人,承事诸佛,别觉真人,功勋累积,不可得**记**。(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一,3/472c)

(23) 须菩提言:“今弥勒菩萨摩訶萨,为世尊所**记**,在是可问。”(西晋·无罗叉

---

① 宋、元、明本作“薊”。“别 / 薊”在(旧题)东汉康孟详译经中就已经出现,仅1见,如《修行本起经》卷二:“念昔锭光**别**我为佛:‘汝后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度脱众生,如我今也。’”(3/472b)例句中的“别”,宋、元本作“薊”,但《修行本起经》的译经时间不详,不能算作可靠译经,不能用来判定作“预言”的“别”已经出现。

译《放光般若经》卷一三, 8/92a)

(24) 记生、名号、姓, 哀鸾音尽知; 无上天人尊, 记于过去佛。(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舍经》卷一, 1/1c)

从义域来看, 东晋十六国流行起来的“记”指称的范围比“决”“别”更广, 不仅包括了“决”“别”的佛教专用义(即预言开悟成佛、预言佛未来世名号、预言佛/菩萨出生地), 还有其他非佛教方面的预言。如:

(25) 长者豪强, 帝王所钦国民伏信, 威振四海天下望风, 深惟师徒终始义重, 记功列勋传之来世。(西晋·竺法护译《月光童子经》, 14/815b)

(26) 佛记琉璃不孝不忠众罪深重, 却后七日当为地狱火所烧杀, 又太史记, 记与佛同。(西晋·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卷一, 4/583b)

(27) 虽未佛前受劫数之记, 若百劫千劫百千万亿劫, 是菩萨自知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不久。(姚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三, 8/315b)

(28) 彼沙门瞿昙记汝: “却后七日当腹胀命终; 生起尸饿鬼中, 死已; 以苇索系拙于豕间。”(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舍经》卷一一, 1/67b)

(29) 有诸沙门、婆罗门所语至诚, 无有两舌, 常自敬肃, 捐除睡眠, 不怀邪谄, 口不妄言, 不为世人记于吉凶。(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舍经》卷一二, 1/78a)

(30) 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 行遮道法, 邪命自活, 瞻相天时, 言雨不雨, 谷贵谷贱, 多病少病, 恐怖安隐, 或说地动、彗星、月蚀、日蚀, 或言星蚀, 或言不蚀, 方面所在, 皆能记之, 沙门瞿昙无如此事。(姚秦·竺佛念译《长阿舍经》卷一四, 1/89c)

(31) 是时, 流离王闻世尊所记: “流离王及诸兵众, 却后七日尽当消灭。”[(旧题)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舍经》卷二六, 2/693a]

(32) 初生之日为相师婆罗门见记: “此女人当与五百人通。”(姚秦·竺佛念译《鼻奈耶》卷三, 24/862c)

从预言的内容来看, “记”包含的范围比“决”“别”广泛, 但只有具有宗教身份的人如世尊、佛、沙门、婆罗门等, 才能进行“预言”这一行为, 因而“记”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此外, “记”的组合能力更强, 除了与“受/授”以及“记、别”组合外, “记”还可以与“预”“说”“言”等词连用, 组成其他复音词。如:

(33) 吾预记是等, 皆当见宝种示现如来及宝种世界诸菩萨。(西晋·竺法护译《方等般泥洹经》卷一, 12/918c-919a) // 记说某生某处、某生某处?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舍经》卷一八, 1/545b) // 记言当生是男是女。(隋·闍那崛多译《大集譬喻王经》卷一, 13/951a)

东晋十六国以降, “受记”已出现作为词的用法, 在句中作定语。如:

(34) 若不见受记法。(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七七, 25/602b)

朱冠明(2015b)指出“决”“别”的“预言”义源自语义移植,而“记”的“预言”义则需另加解释,或许与“记录”“记忆”的意思有关,但没有详细论证。本文拟对“记”的得义之由进行补充。

“记”的“预言”义也来自语义移植,这从梵汉对勘中可以看出。如:

(35) 所记 记无上正真道者,则一切人为得决矣。(吴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一, 14/523c)

若弥勒得受记者,一切众生亦应受记。(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一, 14/542b)

若尊者慈氏得授记者,一切有情亦应如是而得授记。(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卷二, 14/564c)

《维摩诘经》的梵文(参见黄宝生, 2011:106-107)为:

evam yadi tvaṃ vyākṛtaḥ sarvasatvā api vyākṛtā bhavanti |<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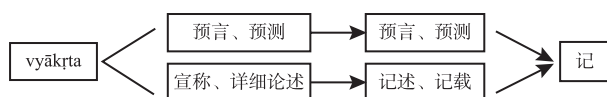
ind. ind. m. sg. nom. ppp. m. sg. nom. m. pl. nom. ind. ppp. m. pl. nom. 3rd. pl. √ bhū

如此、这样 如果 你 被预言未来将开悟成佛 众生,所有人 也 被预言(未来开悟成佛) 他们成为

大意为: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被预言未来将开悟成佛,那么所有人也会被预言(他们未来也将开悟并成为佛)。

例(35)中的“受/授记”“记(无上正真道)”对译梵文中的 vyākṛtaḥ,“决”“受/授记”对译 vyākṛtā,例句中 vyākṛtaḥ 为过去被动分词的阳性单数体格,其原形是 vyākṛta,是 vyākṛ 过去被动分词。vyākṛ 有“预言”义,也有“宣称、解释、详细论述”义(参看朱冠明, 2015a),是口头(听觉)的言语行为。在先秦汉语中,“记”有“记录、记述、记载”义,表示以文字形式(视觉)进行的言语行为,因而“记”可以与表示言语的“曰”连用,如《韩非子·内储说上》:“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佛教中“记”也有类似的用法,如姚秦竺佛念译《鼻奈耶》卷三:“如前婆罗门所记,其语不虚。”(24/863a)基于这一联系,译师在译经过程中将 vyākṛ 的“预言”义移植给了汉语的“记”。这一过程具体如下:

① 语法分析中缩略符所代表的单词及意义:ind.=indeclinable,不变词;m.=masculine,阳性;sg.=singular,单数;nom.=nominative,体格;ppp.=past passive participle,过去被动分词;3rd.=third person,第三人称;pl.=plural,复数。



“记”“说”在梵文中可以同时译 *vyākṛta*, 如:

(36) 彼佛知其内性, 即**说**曰: “末后汝当守护法城。”(吴·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二, 14/536a)

佛知其深心所念, 而**记**之曰: “汝于末后守护法城。”(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三, 14/556c)

药王如来既知月盖增上意乐, 便**记**之曰: “汝于如来般涅槃后能护法城。”(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卷六, 14/587a)

支谦译经中的“说”在鸠摩罗什和玄奘译经中都作“记”, 它们都表示“预言”, 对译梵词语 *vyākṛta*- (参看黄宝生, 2011:358-359)。此外, 译经中“记说”还可以同义连言, 如例(33)。

综上所述, “决”“别”“记”是译经表达{预言}的同义词, 它们在中土汉语中各司其职, 没有联系, 而在译经中, 因语言接触它们成了同一个概念场的成员: 基于“分开”义, *vyākṛ* 及相关形式被译为“决”“别”; 基于“记述”义, *vyākṛ* 及相关形式被译为“记”。“决”“别”“记”反映了不同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 表现在语言层面则为: 汉魏时期“决”是译经中表示{预言}的主要用词; 魏晋时期, “决”“别”“记”并行不悖; 东晋十六国时期, “决”“别”逐渐萎缩, “记”成为表达这一概念的主要用词, 它们在东汉至东晋十六国译经中的使用分布大致如下表 1。

## 2.2 新旧形式合璧

同时, 译师还根据古汉语和译经中已有词语新造一批表达{预言}的词语, 如“预记”“预说”“预语”“悬记”等。“预记”“悬记”是利用本土汉语“预/豫+V.”“悬+V.”结构与译经中的“记”组成的新词语; “预说”“预语”是利用汉语固有的“预+V.”结构新造的同义并列词。如:

(37) 以过去而宣说之, 往古以没**豫说**<sup>①</sup> 当来。(西晋·竺法护译《度世品经》卷一, 10/620a)

(38) 吾**预记**<sup>②</sup> 是等, 皆当见宝种示现如来及宝种世界诸菩萨。(西晋·竺法护译《方等般泥洹经》卷一, 12/919a)

①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四《度世品经》“豫说”条: “上余庶反, 备也, 先也; 仄也, 叙也。”(K34/757a)

② 宋、元、明官本作“豫”。

表1 东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决 / 记 / 别”的使用情况

时代 / 译者 / 词目		决	别(薊)	记
东汉	支娄迦讖	51	0	0
	安玄共严佛调	1	0	0
三国	支谦	69	7	7
	康僧会	16	0	0
	吴国其他译经	0	0	0
西晋	竺法护	349	25	5
	无罗叉	5	66	52
	西晋其他译经	6 <sup>①</sup>	0	0
东晋十六国	鸠摩罗什	4	4	472
	竺佛念	186	25	127
	昙无讖	0	17	205
	僧伽提婆	0	0	36
	法显	0	0	0
	佛陀跋陀罗	1	2	118
	宝云	5	6	25

(39)若此比丘闻彼欲施衣,便**预言**伴言:“长老!自今日始各任相录。”(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22/252a)

(40)六师闻我**玄**记:“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北凉·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一二,12/788c)

相对而言,“悬记”使用范围广,在佛经中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 3. 佛源“预言”义词的扩散

中古时期,本土汉语与译经表达{预言}的词位不匹配,汉语表达{预言}词位空缺,而译经中表达{预言}有较为丰富的词语。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译经表达{预言}的词语也被汉语借来表达相关概念,从译经借用至本土文献的这类词主要有“受记”<sup>②</sup>与“悬记”,二者成词过程不同,但它们被借入的途径大致相同,这与其构词语素

① 主要出现在聂承远译经中。

② 流传至中土涉佛文献中的还有“记”“受记别/薊”,这三个词可归为一类,它们演变路径大致相同,相对而言,“受记”一词在汉语史上使用的时间更长,使用的范围更广,因而本文主要对“受记”进行考察,必要时也辅以“受记别/薊”或“记”的用例。

密切相关。

“受记”是佛经翻译过程中移植原典词而产生的新词,用于与佛教有关的人或事,是一个典型的佛源词,因而在向中土文献流传,“受记”首先出现在与宗教相关的文献中,成为佛道文献表达相关概念的重要词语。大约从南北朝起,中土涉佛文献中也出现了“受记”,并沿用至现代汉语涉佛语境中。如:

(41)穆贵嫔宿植达因,已于恒沙佛所,经受记菑,有缘婆婆,降迹斯土,行迈英皇,德降华附。(南朝梁·简文帝《善觉寺碑》)

(42)莫不佛前受记,法中出家,湛然观心,了然见性。(唐·李邕《嵩岳寺碑》)

(43)遂翁英迈玉立,游二师间,皆受记菑,余事能文词,善笔札,诸方翁称良书记。(宋·陆游《良禅师塔铭》)

(44)有一比丘,名曰志一,而号虚室,作礼青山,请山受记。(元·赵文《虚室记》)

(45)今闻吾里穷檐一村妇人语,便恍然降心,往为僧徒所受记语言,悔不中理,令尽焚毁,此视子厚之撒桌比何殊焉?(明·耿定向《读李卓吾与僧若无书》)

(46)每自循省往昔,年少书生,不通佛法,不知以何等因缘梦中得受记菑。(清·钱谦益《紫柏尊者别集序》)

(47)灵山受记转法轮,三洲感应如其仁。[朱应鹏《春秋·为人作释教图像各题长句》,《申报》(上海版),1947年3月23日]

(48)佛教传说,弥勒菩萨从佛受记,将继承释迦佛位。[《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6月27日]

这一类“受记”义为“(被)预言将要证果或成仙”,与中古译经中的用法差异不大。

从宋代开始,本土宗教文献中的“受记”词义范围扩大,“受记”不仅可以指“(被)预言证得佛法或道法”,还可以指“出家修行或受戒”,并不强调证果与否。如:

(49)钦翁未到人迹绝,千里受记来安禅。(宋·苏辙《次韵子瞻游径山》)

(50)长老与他摩顶受记,道:“一要皈依三宝,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是‘三归’。”(明·施耐庵《水浒传》第四回)

(51)珪将请妙音登座,著熊氏合掌顶礼以求受记,都氏送上香信礼物,老熊送上剃头金刀,妙音即将“三皈”“五戒”逐一讲完。(明·西子湖伏雌教主《醋葫芦》第十二回)

同时,宋代本土文献中的“受/授(……)记”含义范围扩大,褪去佛教色彩,变为普通词语,义为“提前告知、事先约定”,主要用于清代中期以前文言色彩浓厚的文献。如:

(52)不归兜率之官,亲承受记;必向迦维之国,还复下生。(宋·张方平《皇第八

女追封韩国公主石记文》)

(53) (达)我与你祖武帝三生缘熟,曾受记此珠与他。(明·阮大铖《牟尼合记》第二十二出《出魂》)

(54)彼曾受先生之记,不能再事他人;泣求于朕,朕已许之。(清·夏敬渠《野叟曝言》第一百一十回)

综上,“受记”一词源自西晋译经,词义中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因而“受记”一词在向本土汉语扩散过程中经历了“汉译佛经—本土宗教文献—本土文言文献”的途径,在其逐步流传过程中,“受记”的词义与用法都有新的拓展。

这一路径同样适用从中古译经而来的“悬记”,为节省篇幅,本文简述之。

“悬记”义为“预言”,没有特定的使用对象和内容,最晚在姚秦鸠摩罗什译经中已见,如:

(55)又虽未有法而能玄记<sup>①</sup>,如过去法虽已灭尽,念力能知。(姚秦·鸠摩罗什译《成实论》卷二,32/256a)

译师新造的“悬记”在整个中古时期使用频率不高,而自唐代起,在译经尤其是本土佛典撰述(如《大唐西域记》《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宋高僧传》等)中,“悬记”用例数量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悬记”也扩散至中土涉佛语境,并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如:

(56)师未泥洹,先则玄记:吾灭度后,卅年内,有大功臣置寺,度遗法居士为僧,卅五年后焚身,留吾果园,待其时也。(《唐故张禅师墓志》)

(57)昔黄面老子尝悬记末法僧门流弊,不幸身亲见此。(宋·郑思肖《十方禅刹僧堂记》)

(58)由是观之,悟所为者皆与人为善,以张大悲仙人旺化之功,况佛悬记有正法焉,有象法焉,次第设教不可偏废。(民国·林志茂《三台县志》卷四)

大概从明代开始,“悬记”用于本土非佛文献,并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如:

(59)万历初,杨起元悬记此地生伟人,自九皋十七传而生家玉。(明·凌雪《南天痕》卷十一《张家玉》)

(60)凡吾所言者,皆异人悬记之所未及,或引而不发,悬其绪言以待我也。(清·钱谦益《赠程穆倩序》)

(61)这种传说当然与臧孙纥的预言无关,但看孟僖子的口气,好像民间已有把那个三十多岁的孔丘认做符合某种悬记的话,所以他想到那位不容于鲁国的圣人臧孙纥的悬记说。(胡适《说儒自序》)

① 此例中的“玄”,宋元明本作“悬”。

“受记”“悬记”都是中古译经中的新词,二者成词过程不同,但都包含了相同的核心义素“记”,因而其本土化途径大致相同。“受记”“悬记”主要通行于新中国成立前文言色彩浓厚的文献,这可能与人们从文献中习得这两个词有关。

#### 4. 总结

本文以中古译经“预言”义词语为研究对象,考察译经中新增“预言”义词语的来源、分布、本土化途径及相关问题。考察结果表明流传至本土汉语的“受记”与“悬记”都经历“汉译佛经—本土宗教文献—一般文献”途径,这一路径前人早已指出,如董志翹(1999)、朱冠明(2015a)、朱庆之(2011、2020)等,但还没有指出经历这一途径的词语有什么特征。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具有相似途径的词还有很多,但这类词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词义中带有明显佛教相关义素或前后与具有佛教特征的词搭配,如“建立”“帝青/天青”“出头”等;另一类是有特定句法功能的词,这些句法功能首见于汉译佛经,后见于受译经文体影响而产生的本土佛教文献,如“在后”“所有”“自己”“得未曾有”等,这两类词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些词的扩散方向只能是“汉译佛经—本土宗教文献—一般文献”这一方向,这与佛教中国化途径一致。正如朱庆之(2015: 549)所言:“作为佛教载体的佛典介绍给我们的不仅是佛教,还包括了同期印度文化的方方面面,既有宗教的一面,也有非宗教的一面。”这一论断提示学者们在研究佛典语言时不仅要关注佛教对译经的影响,还应关注除佛教外的其他因素。

#### 参考文献

- [战国]韩非子(撰) 高华平等(译注) 2015 《韩非子》(第2版),中华书局。
-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驷(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1982 《史记》(第2版),中华书局。
-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1962 《汉书》,中华书局。
- [汉]刘向(撰) 刘文典(斟补) 1959 《说苑斟补》,云南人民出版社。
- [宋]陆游(著) 钱仲联 马亚中(主编) 2016 《陆游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 [宋]苏辙(撰) 陈宏天 高秀芳(点校) 1990 《苏辙集》,中华书局。
- [明]耿定向(撰) 傅秋涛(点校) 2015 《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明]凌雪 1984 《南天痕》(《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六种》第6辑),台湾大通书局。
- [明]阮大铖(撰) 徐凌云 胡金望(点校) 1993 《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
- [明]施耐庵 [明]罗贯中(撰) [明]李卓吾 [清]金圣叹(点评) 2009 《水浒传》,中华书局。
- [明]西子湖伏雌教主 1990 《醋葫芦》(《古本小说丛刊》第8辑),中华书局。
- [清]董诰(编) 1983 《全唐文》,中华书局。

- [清]钱谦益(著) [清]钱 曾(笺注) 钱仲联(标校) 1996 《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夏敬渠 1994 《野叟曝言》(《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严可均(校辑) 1958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 [民国]林志茂 1937 《三台县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 董志翘 1999 《〈高僧传〉词语通释(一)——兼谈汉译佛典口语词向中土文献的扩散》,《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期。
- 胡 适 2019 《说儒》,光明日报出版社。
- 黄宝生 2011 《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蒋绍愚 2015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 李维琦 1995 《〈六度集经〉词语例释》,《古汉语研究》第1期。
- 廖晋雄 1989 《广东始兴发现南朝买地券》,《考古》第6期。
- 毛远明 2009 《释“破券”、“破蕈”及相关的一群词语》,《中国语文》第3期。
- 颜洽茂 1997 《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 杨逢彬 2016 《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周绍良 1992 《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朱冠明 2007 《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中国语文》第5期。
- 朱冠明 2015a 《中古译经中的“未曾有”及其流传》,《古汉语研究》第2期。
- 朱冠明 2015b 《佛经翻译中的词义移植补例》,《语言研究》第4期。
- 朱庆之 2011 《一个梵语词在古汉语中的使用和发展》,《中国语文》第4期。
- 朱庆之 2015 《论佛教对古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影响》,《汉语语义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
- 朱庆之 2020 《现代汉语“脱困”义“出头”的来源》,《辞书研究》第5期。
- 竺摩法师(鉴定) 陈义孝居士(编) 2012 《佛学常见词汇》,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
- Jan. Nattier (那 体 慧) 2008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东 汉) and Three Kingdoms (三 国) Periods*,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Soka University (BPPB X), Tokyo.
- Karashima Seishi (辛 岛 静 志) 2010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道行般若经词典》),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Soka University (BPPB XI), Tokyo.

(责任编辑:韦良玉)